

哲学史

### 33 笛卡尔的《沉思录》第二章 惠顿学院的亚瑟·霍姆斯博士著

好了，我们进入正题。今天下午，我们要研读笛卡尔的《沉思录》第三篇和第四篇，正如你们所见，我将它们命名为《笛卡尔论上帝与人类理性》。从第二篇沉思录中，我们得出两个结论。

其一是我存在，我是一个会思考的实体；其二，实际上是由此推论出来的，是作为一个会思考的实体，我拥有各种各样的观念，包括上帝的观念。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得出了这两个结论，那么我们就有了两个可能的论证前提，可以用来论证其他任何事物，比如上帝的存在。然而，我们目前还没有任何确凿的前提可以证明物质世界的存在，或者自然界的有序性和目的性。

目前还不可能用宇宙论或目的论的论证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他所能依靠的只有他自身作为有思想的存在以及他所思考的观念。然而，他却觉得这就足够了。

观念共有三种。其中一些被他称为先天观念，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它们并非柏拉图意义上源于前世的先天观念。

更确切地说，它们是与生俱来的，因为清晰明确的观念是与生俱来的，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是自发产生的。还有一些观念是后天获得的，从“后天”这个词就能看出这一点。它们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

有些想法是我们无意识的，不受我的意志控制，是自然赋予我们的。

这是他的另一种说法。也就是说，在经验的过程中，我们获得了这些观念，表面上是由于外在原因，是偶然的。然后还有一些观念是人为的，是我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是自愿产生的观念，比如我构想的长着蝴蝶翅膀的仙女长颈鹿，它是我从各种各样的其他观念中拼凑出来的。

你看？所以，有三种观念，实际上，在这一章关于上帝存在的问题上，他要论证的是，上帝的概念并非人为制造的，也不是我造成的。它是非自愿的。所以，它不是人为制造的。

其次，他将论证上帝的概念并非偶然产生。从通常意义上讲，上帝的概念是独特的，因为它具有最完整的客观实在性。因此，论证上帝存在的前两个出发点都与上帝的概念有关。

明白了吗？第三个问题与他自身作为思考者的存在有关。所以，他会运用这两个结论，这两个结论也都是通过冥想得出的。明白了吗？好的。

那么，首先，让我集中精力谈谈他对上帝概念的看法。他说，在他提出的各种概念中——包括关于动物和其他事物的概念——上帝的概念似乎在某些方面独树一帜。既然他要声称上帝的概念具有客观现实性，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概念，那么他必须先定义一下这个概念究竟是什么。

任何模糊不清、定义不明确的概念都不可能具有那种客观现实性。事实上，他似乎将清晰性和明确性等同于客观现实性。还记得那个判断直觉概念的古老标准吗？他似乎将清晰性和明确性等同于观念的客观现实性。

明白了吗？现在，请注意，他使用“客观现实”这个词时，指的是观念的一种特质，而不是观念本身的内容。因为在表征知识理论中，观念本身才是思考的直接对象。我们思考观念，并用它们来指代外部事物。所以，是观念本身具有客观现实性。

外在事物必须至少具有与观念所具有的客观现实程度相当的形式实在性，换句话说，观念的原因必须至少与结果一样重要。你明白其中的相似之处吗？你看，观念是某种事物的结果，是由某种事物引起的。上帝的观念具有高度的客观实在性，如此清晰、如此鲜明、如此独特。

因此，这一观念的起因至少必须具有与客观现实同等的程度的形式实在性，也就是说，必须具有与事物本质同等的外部实在性。这种认为形式实在性必须与客观实在性同等重要的说法，实际上就是说，起因必须至少与结果一样重要。如果你像我们昨天一样好奇，他从哪里得到这种因果关系的观念，他的回答很简单：“大自然教导我们。”

你会在本章中找到这句话。自然告诉我们，形式现实必须与客观现实一样伟大。既然自然如此教导我们，那么因果关系的概念就是一种偶然的观念。

通过经验习得的观念，是由我们对外部事物的经验所引发的观念。也就是说，原因至少与结果同等重要。

这只是个偶然的想法。但如果承认因果关系、形式现实和客观现实之间的关系，那么从自然的角度来看，某些事情就会顺理成章。现在，请翻到第38页的选集，我们就能顺着这个思路继续下去。因为初读起来可能有点晦涩，所以我来重点讲解一下。

我想我一定是反复阅读这篇冥想录，才领悟到其中的一些内容。在第38页第一栏的末尾，他定义了上帝的概念。我所理解的上帝的概念。

至高无上的、永恒的、无限的、不变的、全知的、全能的，祂创造了万物，超越祂自身。你看，这的确是一个定义非常明确的有神论存在的概念。永恒的、无限的、不朽的、至高无上的、全知的、全能的，祂创造了万物。

我认为，这其中蕴含的客观实在性，无疑比那些用来表征有限实体的观念更为丰富。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将存在视为就其属性而言是无限的。而自然之光，即自然之光，也昭示着：动力因和结果，其实在性必然与结果本身一样丰富。

如果结果并非源于其原因，那么它的真实性又从何而来呢？诸如此类。然后，在第39页的末尾，他总结了这一思路，总结了我应该从中得出的结论。结论是这样的。

如果我某个观念的客观现实性或完美性如此清晰地使我确信，这种现实性既非形式上也非卓越地存在于我自身之中，并且由此推论，我自身不可能是其成因，那么必然的结果就是，我并非孤身一人。我们上次讨论的那种唯我论，那种认为只有我存在的唯我论，是错误的。除了我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存在，它作为完美存在观念的成因而存在。

嗯，在我的所有想法中，除了代表我自己的想法（这一点我们已经达成共识），还有一个想法代表上帝。他再次聚焦于上帝的概念。所以，好的，到目前为止，他所做的就是构建他要使用的逻辑框架。

客观现实与形式现实的概念，以及因果关系，都预示着他接下来的论述方向。在第40页中间，第二栏，或者说第40页第二栏的中间段落，他谈到了上帝的概念，再次定义了上帝，他称之为“上帝”，他理解上帝是一种实体，无限的、永恒的、不变的、独立的、全知的、全能的，我、我自己以及世间万物（如果存在的话）都是由祂创造的。好的，本质上是相同的定义。

但这些特质如此伟大、如此卓越，以至于我越是仔细思考它们，就越觉得我对它们的认知并非仅仅源于我自身。你看，他在这里的意思是，我对上帝的认知并非出于自愿，也不是我造成的。

我们必然得出上帝存在的结论。虽然我心中有了实体的概念，是因为我自身就是实体，但我不应该有无限实体的概念，因为我是有限的，除非这种无限实体的概念是由某种实际上无限的实体赋予我的。你看，原因至少要与结果一样大。

好的，他继续，在第41页的第一个完整段落中，谈到这个概念非常清晰明确。下一段的开头是关于一个至高无上、完美无限的存在，其真实程度无与伦比。在第41页第二栏的末尾，上帝实际上是无限的，因此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增加他的完美程度。

各方面都完美无缺。他先是问自己，然后在第42题中，他又问自己，作为一个有限的生物，怎么可能存在？我，一个有限的生物，怎么能想到一个无限的存在？如果没有上帝，这怎么可能？所以，为了让我能想到这一点，就必须有一个上帝，祂使我存在，使我能够想到这一点。

因此，他引入了这三个概念。第一，上帝的概念具有最充分的客观现实性、清晰性和明确性。它是无限存在的概念。

他指出，上帝的概念并非人类自愿产生的，也不是我自己造成的。第三点是，思考本身的存在。

人的思维需要解释。因此，他的结论出现在第43页第二列的底部。嗯，就是第二列的底部。

他已经排除了父母是原因的可能性。因此，从第43页第二栏中间的段落可以看出，由此必然得出结论：我拥有绝对完美、上帝存在的概念，并且他的存在得到了最清晰的证明。他继续说道，我并非从感官中得出这个结论。

也就是说，它并非偶然。它并非我纯粹凭空捏造或虚构的。它并非人为捏造。

因此，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它是与生俱来的，就像“我”的概念是与生俱来的一样。事实上，上帝在创造我时，将这种观念植入我心中，使其如同工匠在其作品上留下的印记，这并不令人惊讶。印记并非总是必须与作品本身不同，但仅考虑到上帝是我的创造者，他很可能以某种方式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塑造了我，而我感知到这种包含上帝观念的形象，正是凭借我感知自身的那同一种能力。

是的，当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限的、有思维能力的个体时，你看，我便找到了无限的、有思维能力的个体——上帝——的形象。结果证明了原因。

因此，当我反思自身时，我不仅发现自己是一个不完整且依赖的存在，不断地追求更美好、更伟大的事物，而且同样地，我也确信我所依赖的那一位拥有我所追求的一切美好，因此他就是上帝。论证的全部力量在于：如果上帝不存在，我不可能拥有我这样的本性，却又在心中怀有上帝的观念。这位上帝，他的观念存在于我的心中，拥有所有这些崇高的完美，这些完美是心灵可以略有概念却无法完全理解的，但他却完全超越一切缺陷。

因此，这充分表明他不可能是一个骗子，因为自然之光告诉我们，一切欺诈和欺骗都源于某种缺陷。所以，他的结论并非仅仅是上帝存在，上帝是他的创造者，因而也是上帝观念的根源，而是存在的上帝是一个完美无瑕的存在，祂不会欺骗，因此祂不可能是一个骗子。在最后这句话中，他又补充了一个论断，而第四次冥想将以此为基础。

这取决于这一点，因为冥想一中最初的怀疑论考量就包含这样一个假设：也许上帝在欺骗我们，或者存在某种邪恶的存在在欺骗我们。所以，如果上帝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就需要非常确定上帝创造我们的方式并非出于欺骗。但如果上帝在所有方面都完美无缺，他就不会欺骗我们。

所以，我们被赋予的各种能力并非具有欺骗性。第四篇冥想的思路正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探讨了谬误的问题。好吧，我们先暂时放下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仔细审视一下。

我想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这是一个证明上帝存在的因果论证。一个因果论证。我说过，它不是宇宙论论证。

它并非始于宇宙，即物质宇宙。它并非像托马斯·阿奎那那样，从宇宙的有序设计出发的目的论论证。但它仍然是一种因果论证。

其结果是心灵的存在及其对上帝的观念。由此产生观念。由此产生论证。

这并非本体论论证，安瑟伦的本体论论证是通过分析上帝的概念，并指出否认上帝的存在会构成逻辑上的自相矛盾。这里并非如此。但笛卡尔在《沉思录》第五篇中确实展开了本体论论证。

明白了吗？但还没到时候。所以，别把《沉思录5》中的本体论论证和《沉思录3》中的因果论证混淆了。明白区别了吗？嗯，如果你问自己，他为什么要把本体论论证留到《沉思录5》才讲，为什么不在《沉思录3》里一口气把所有问题都解决掉呢？答案是，他没有足够的逻辑前提。他试图用演绎的、系统的方式来阐述这个问题。

因为要进行本体论论证，他必须确信人类理性判断出的逻辑必然性就是逻辑必然性。不是因果必然性，而是逻辑必然性。所以，如果你要考察上帝概念的内在逻辑来构建本体论论证，你就必须对支配人类理性的规律充满信心。

这就是《沉思录4》中要探讨的内容。所以，他必须先完成《沉思录4》，才能进行本体论的探讨。有什么评论或问题吗？你理解我的思路了吗？还是想再详细讨论一下？嗯，问得好。因为光明与启蒙的隐喻，是的，光明与启蒙的隐喻，我们从柏拉图时代就一直在探讨。

你看。在基督教传统中，我认为启蒙最清晰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奥古斯丁，他认为启蒙是神圣逻各斯之光照亮人类心灵，使人能够领悟理性，即那些永恒的真理和思想。然而，在中世纪，这种启蒙心灵的逻各斯概念似乎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

显然，其一是奥古斯丁的传统，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这体现在像博纳文图拉这样的人身上，他们认为逻各斯（logos）启迪人心，而不是采用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还记得吗？另一方面，虽然阿奎那从奥古斯丁的典范论（即上帝心中的原型观念）的角度继承了奥古斯丁的逻各斯学说，但他并没有谈到神圣的逻各斯启迪人心，而是谈到了理性之光。理性之光。

可以称之为自然理性的光芒。然而，这种区别很微妙，因为奥古斯丁的启蒙概念并非仅仅指神学中通常所说的启迪信徒的心灵，而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中所说的道（逻各斯）启迪世上每一个人。换句话说，正是由于道（逻各斯）所发出的光芒，人类才有可能获得对普遍真理的普遍认知。在人类的思维中。

用经文教导来启迪心灵，而是启迪心灵的自然能力。在阿奎那看来，正是这种自然能力带来了光明。

并非照亮了自然能力，而是自然能力照亮了我们。至少在阿奎那那里是这么说的，但到了笛卡尔那里，我认为他的意思就明确地是这样了。理性之光。

理性的自然之光。你看，就是自然之光。而这种观念正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基石。

上帝说，让牛顿存在吧，于是万物皆亮。光从何而来？来自牛顿的科学推理。所以我认为这是个好问题。

它区分了奥古斯丁传统和笛卡尔传统。是啊，是啊。所以即使在深陷怀疑之中，心灵也不会陷入黑暗，而是，哦，我明白了，即使在深陷怀疑之中，我也必须存在。

黑暗中也有光明。你知道，他为什么用清晰明确的观念来做视觉隐喻呢？你看，要让观念清晰明确，脑海中必须先有光明才行。

似乎，或许是我理解有误，如果我们对上帝的认知取决于我们思考这些概念的能力，那么上帝的概念似乎也取决于我们的思考能力。没错，但那又怎样呢？我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不思考概念，他还能有上帝的概念吗？这就是为什么狗没有上帝的概念。它们不会思考概念。

他们或许拥有感官图像，但缺乏抽象概念。上帝的概念仅仅是主观的吗？是的，马克思、弗洛伊德等人正是这样认为的。但关键在于，观念确实存在于人的头脑中。

问题不在于这个想法是否存在于头脑中，那是同义反复。问题在于它是否为真，现实中是否存在与头脑中的想法相对应的事物。

所以，这并非上帝存在的证据，而是上帝存在的证明。不，不，上帝的概念是既定的。

他说：“我有个想法。问题是，我这想法是从哪儿来的？”你看，他排除了这可能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虚构情节的可能性，这意味着他否定了弗洛伊德的观点。“这不是我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投射。”

你看，这不是我编造的。他说这不是偶然事件。就我的经验而言，这不是由其他各种因素造成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不像我所见过的某种实体概念。不，它似乎一定是与生俱来的。与生俱来的观念是如此清晰，如此鲜明。

你看，无限存在的概念是如此伟大。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嗯，原因至少要和结果一样伟大。它必定就是我所设想的那种存在。

现在，或许你觉得这个论点太简单了，肯定有问题。我觉得确实有问题。

症状层面上是如此。也就是说，虽然他心中有一个关于无限完美存在的观念，但他对无限完美存在的观念并不完美。因此，这个观念并非最完美的观念。

所以原因也不一定如此。你看，这只是表象。你可能会问，那他为什么会忽略这一点呢？我认为关键在于，他对人类思想发展过程中涉及的各种因素，包括无限的概念，理解不足。

你明白了吗？为什么呢？嗯，我认为这是因为从古代和中世纪流传下来的一种传统认为，无限的概念是不可思议的。这是人类思维无法理解的东西：无限的概念。然而，我却在这里看到了无限存在的构想。

是的，在近代的数学中，人们确实尝试过对无穷的概念及其发展进行概念化。解释如何获得无穷概念的最简单方法就是：你对一个庞大的事物有了初步的想法，然后你不断地进行外推，再外推，再外推，如此反复，直到推到底。

于是你得到的就是无穷的概念。所以你可以解释无穷的概念。不，但我认为就他的认识论而言，根本问题在于这个标准，这个关于真理、清晰性和明确性的直觉标准，其实并不那么可靠。

我有个朋友以前常说，如果有人说某个想法非常清晰明确，你只需要回答说：“恐怕我并不这么认为。”或者，那就等着瞧吧，等我跟你说完。你看。

是有程度之分的，我们可能认为自己写的文章或试卷上的内容表达得非常清楚，但当结果出来后，我们才意识到自己其实并没有表达清楚。这可以从经验中得到印证。所以我认为问题就出在这里。

但你可以看出他的意图，而我此刻在笛卡尔身上最想强调的就是他的方法。随着思路的展开，我们正在发现这种基础主义方法的局限性。至于大卫？嗯，他需要一个关于人类理性可靠性的前提。

也就是说，他需要的是人类理性遵循可靠逻辑规律的可靠性。没错，这正是他需要的。

好的，你立刻抓住一个主要反对意见不放。